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十至第十二部分文章 84 篇

参加长征的片断回忆^①

张明远

我原系甘肃岷县人，1928年和1929年，甘肃连续大旱，再加上兵连祸接，我家几乎没有收成，生活陷于绝境，我就去岷县吃粮当兵，参加了甘肃的地方部队。后来冯玉祥到了甘肃，这支地方部队编入国民军。在冯、阎反蒋失败后，我们又被蒋介石被编为第二十六路军，于1931年3月开赴江西“剿共”。到江西宁都后，给养不济，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此时，在我党中央工作的原冯部军政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向孙连仲部驻宁都参谋长赵博生、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同志进行工作，于1931年12月14日，终于促成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个师、两个旅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后，我们改编为红五军团，休整了半年，就开到南雄县水口镇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适逢一方面军保卫局在战士中选侦察人员，我被选中了，经过一段集训后，被提升为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便离开了五军团。红军长征前夕，一方面军调回瑞金，我被调到国家保卫局，旋由国家保卫局分派到三军团任保卫局侦察科长。

1934年冬，红军开始长征，我在彭老总的第三军团任侦察科长。

① 选入本书时，编者略有修改。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开会确定北上抗日。红军过草地时，总部决定分左右两路；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北上；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红军长征到云南扎西时，部队曾进行整编，成立侦察队，我被调到司令部当徒步侦察队长。侦察队跟司令部行动，任务是侦察敌情，绘出行军路线图，找向导等三项，这对部队行进和指挥作战十分重要。因此，我们侦察队经常走在部队的前头。

1936年8月，我们部队出腊子口到了岷县，决定在这里休整、补充给养并做群众工作。岷县城当时为甘肃军阀鲁大昌的新十四师驻守，红军包围了县城。中央指派何长工同志为甘肃省主席。我当时为岷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命我在县里筹集军粮给养。接到任务后，我立即回老家三十里铺，先找到我的表兄季农。他在地方上还有点声望，于是我请他告诉周围群众，就说我在红军里工作，现在回家来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在，我是16岁出门的，因此，邻居、亲戚听见我回来了，都跑来看我，又听说我是“县长”（农民习惯把管理一县之事的都叫县长），十分高兴，我就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告诉大家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将要开往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经过充分发动，把群众组织起来了，就开始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当时岷县站里恶霸地主张树岩，大寨地主刘十一，砍堡塔地主秦太林、马七一，平日压榨农民，无恶不作，便分别组织群众召开了斗争大会，控诉揭发了他们的罪状，为民平了愤除了害。

我家乡有一个姓张的大地主，他的几个姑娘都嫁给鲁大昌的部下做老婆，他就仗势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还把庄子附近和山上的树木全部砍去作烧柴，收租时用大斗坑人。我们就派人把这个地主抓来，严加管教后放其回家。

我军围攻岷县40多天没有攻开，我在家乡一带做群众工作也待了

40多天。这期间除打土豪征购粮草外，还进行了扩兵工作。我的家乡土地瘠薄，人民生活困难，又都对红军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因而扩兵工作一开展，立即有近3000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当红军。我就成立了一个独立团，自己兼任团长，到会宁后，便把这个团交给了五军团。后来这部分人随五军团到达河西高台，不幸竟全军覆没了。

岷县县城没有打开，我们的部队撤下来向会宁前进，我也随部队离开了。到会宁后，我们和一方面军迎接我们的部队会了师在这里休息了五六天，保卫局又给我们配备了一百名战士，命我到西兰公路沿定西一带去打游击。我们在西起车道岭，东到华家岭一线，阻击国民党的小股部队，扣截过往的国民党军车及军用物资。

在西兰公路兜圈子打游击约三四天，从敌人飞机的来去方向判断，估计我们部队已过会宁了，便率队追趕部队，一直到海原和靖远之间，才遇到四军一位领导同志，他告诉五军团已全部过了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总部已有命令，没有过河的再不要过了，一律随总部到陕北去。不久，我们见到了朱德同志，他也命令我们和他一起走；我就跟随朱总司令到了陕北延安，仍旧回到中央保卫局工作。

选自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4月第1版，第86—88页。

长征经过岷县的回忆

董邦

我们保卫局走在后边，我们到岷县时，岷县已经被红军包围了。保卫局住在三十里铺。保卫局长曾传六派我在哈达铺、宕昌一带打游击 20 多天，我带了一个排，张明远当了岷县的县长。

我们住在河对面山上一个土司的家里。一个地方反动武装要抢我们一个战士的枪，被我们抓住毙了。清真寺的阿訇带领几十个人还慰问我们。打游击回来后就到三十里铺。临走时我和张明远同志到他家一次；撤走时我们走到洮州新城，过了两天又回来了。

到会宁以后，我和张明远又打游击，山城堡战役后，我去了中央党校，张明远去了红军大学。

红军包围了岷县二郎山，有一次夺回了敌人的一座碉堡，后来又被敌人夺去了。我们还给敌人送饭，用桶担到他们的阵前，我们就离开了，他们吃过饭后，把桶送了出来，还托我们买东西，我们买好后，第二次送饭时就一块给他们。

李和义原来跟我们走，走到新寺镇一个堡子（漳县新寺镇）。我们没有打开，李不知怎么进了堡子，就没有出来。

长征时张明远是军委侦察队长，由刘伯承带领。你们有必要把张明远的出身经历写一下，现在不写，将来就不好写了。

选自政协岷县文史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岷县》（《岷县文史资料》第8辑），2006年12月，第102页。

董邦，1914年生，甘肃天水人。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侦察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甘谷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甘谷县委书记、天水地委统战部部长、天水地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在天水逝世。

二郎山战斗回顾^①

岳仲连

我是1933年2月在家乡四川省南江县高桥乡参加红军的，当时还不足14岁，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九连当战士，出草地后，部队在岷县整编时调警卫排任二班班长，参加了攻打二郎山的战斗。现将红军走出草地，在岷县二郎山战斗的经历回忆整理出来。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由于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危害，和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又分手南下后由于受国民党军薛岳、刘湘等的疯狂“围剿”，虽经英勇奋战，但伤亡严重，二、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会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的坚持下，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主张，二、四方面军终于踏上北上的征程。1936年8月初走出草地到过腊子口。腊子口有敌军大约一个连守防，我们到达后在晚上偷袭成功，没有打恶仗，敌人就四散逃走，这是因为头年攻腊子口被一方面军打怕了，知道了红军的厉害。腊子口附近悬崖峭壁，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那么险要的地形，而且敌人重兵把守，也被一方面军兄弟部队攻克了，我们感到无比的敬佩。当时我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爬雪山、过草地，还要和敌人战斗，再加上长时间断粮，

① 编者对原文个别地方略有修订。

以野菜、草根、树皮或杀牦牛、战马充饥，同时受严寒之苦，战士们脸带菜色，衣服褴褛，虚弱消瘦，疲乏不堪。那时候，腊子口附近山上树木很多，我们发现一些枯树上长满了蘑菇及其他菌类植物，便采来熬汤喝，树下草丛中还有很多草莓，色红味酸甜，十分好吃，有了这些食物充饥，红军的生活比雪山、草地和藏区有了较好的改善。

部队到达三十里铺后进行了整编休整，当地群众对红军很友好，也没有外逃的，还帮助我们买来蚕豆面及其他杂粮、土豆、盐巴等食物，这是断粮很多天后第一次吃的五谷，蚕豆面糊糊那香味真是难忘啊！部队规定每人只能喝一碗，不能多吃，怕过分饥饿的肠胃被撑坏，等适应后再吃。这一带有“三怪”，我们甚感稀奇：一是牛车轱辘特大而车厢小；二是妇女穿的绣花船形鞋前头尖又弯且朝上翘；三是妇女发髻不在后面向上高高耸立还罩着金属。我们在三十里铺休息了几天，换了草肚子，吃到粮食和盐巴的红军战士体力恢复了许多，部队首长做了战前动员，讲了攻打二郎山，解放岷县城，为北上会师扫平障碍的意义，我们高呼“拿下二郎山，解放岷县城，消灭鲁大昌”的口号，向岷县进军，并唱起了红军歌曲，一些歌曲至今记得很清楚。

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
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
红军打仗真不错，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
敬爱英勇的红军哥，
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向前杀敌莫错过，
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

战斗歌

鼓声咚咚，红旗飘扬，
战士们好英勇，
我们在此立正敬礼唱歌来欢送，
祝你们前方去消灭敌人大显威风，
祝你们前方去消灭敌人大举进攻，
瞄准了再放——放，放，放，
勇敢地冲锋——冲，冲，冲，
狠狠地杀——杀，杀，杀，
革命胜利——乐融融。

二郎山在岷县城南，山高坡陡，地形险要，光秃秃没有树木，易守难攻，居高临下，能将县城一切尽收眼底，攻下二郎山对攻入县城有着重要的作用，国民党鲁大昌为阻击红军北上，防止县城攻破，在二郎山及附近山上修了 13 个碉堡，碉堡大小不一，互相接应，并挖有数条战壕，派重兵把守，攻打二郎山的任务军首长交给我们八十八师，三十军是四方面军的主务部队，长征途中一直作为先头部队逢敌战斗，逢河架桥，逢山开路，而八十八师又是主力师，师长熊厚发是 20 多岁的年龄人，指挥果断，打仗勇敢，主攻任务交给了二六五团，由二六三、二六八团任预备队，二六五团是红四方面军数得着的有很强战斗力的几个强团之一，以近战、夜战、能打硬仗闻名全军，曾被总部授予“夜老虎团”的光荣称号。记得攻打二郎山是在 8 月 10 日晚上发起总攻的，后半夜还下起了雨。我们从附近山上包抄迂回上去，一部分正面做佯攻，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晚上实施突袭，战士发扬

夜战、近战的“夜老虎”作风，冒雨摸上山腰，并发起了攻击，红军健儿个个如猛虎向山上冲，包围并炸毁碉堡，国民党敌军依靠乌龟壳（碉堡），坚持抵抗，攻破碉堡后，有相当多的敌人放下武器当了俘虏。到天亮，我们攻下了九座碉堡，消灭了许多敌人，我红军战士也伤亡不少。当准备向主峰和附近山头火力最凶猛的最后四座碉堡发起攻击时，军首长考虑到地形不利，易守难攻，为了减少伤亡，同时红军没有在岷县长驻的打算，主要任务是北上会师，于是命令停止攻击，撤离战斗。我们卸下枪栓，让俘虏背上缴获的食品和枪支弹药下了山，经宣传红军“八要、十不准”的纪律及北上抗日的意义，很多俘虏兵主动要求加入红军，不愿意的遣送回家。作为先头部队，再未攻打岷县城，继续北上，到三岔时兵分两路。一部分去了洮州，大部分向漳县方面进军。

二郎山战斗虽未获得全胜，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震慑了敌胆，使盘踞在甘肃南部的鲁大昌部队又一次领略了红军的威力，为二、四方面军顺利过境，北上会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彭明整理）

选自政协岷县文史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岷县》（《岷县文史资料》第8辑），2006年12月，第146—149页。

红四方面军 1936 年长征途经甘肃省 漳县一带的活动情况

程世才

1936 年 7 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按原定计划，党中央指示方面军北上。当时三十军政委是李先念，军长是我（程世才），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参谋长黄鹄显，下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参谋长尧志坚，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每个师辖三个团。

决定全军北上后，我和李先念各率一个师。李率八十九师，较我先出发 7 天，我率八十八师于 1936 年 7 月 23 日从甘孜出发，经包座到阿坝，一路顺风，向甘南挺进。8 月 9 日抢占了天险腊子口，和国民党岷州地区守敌鲁大昌接火打了一仗，出腊子口，到哈达铺，而后向岷州进攻，歼敌千余人。继而在哈达铺北视察敌情，察得鲁大昌正规军一个师，后又补了两个团，共计五个团兵力，布防碉堡 40 多座，守卫森严。根据敌情，经我部署了整个兵力后，我军一夜攻破了碉堡 40 多座，占领了整个敌阵地，歼灭敌人一个团，缴获机枪十一挺以及军火辎重。此时，鲁大昌节节吃败仗，由失腊子口、丢哈达铺，逼得退进岷州城，严防城池。

正当此时，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指挥随我先遣部队到了岷州城下，看了军情，听了汇报。经研究，重新部署了战略，将攻岷州城的事

交给了由陈昌浩指挥的五军、九军；命四军打临洮，三十一军进武山，我三十军仍为先遣部队，和徐向前一起攻克漳县城，占领陇西。

我军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后，很快包围了陇西城，占领了陇西全境乡、镇和农村，毛炳文、许克祥军力全部龟缩在陇西城内，不敢出入。同期八十九师攻克了漳县城，消灭了毛炳文部一个营，打散了三个民团。我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战果显著。攻克漳县城后，为指挥方便，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漳县。

我军在漳县驻防 40 多天，部队一边侦察敌情向四周打游击，扩大地盘，一边宣传红军纪律和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扩红建红。在漳县共扩大红军二三百人。当时，红军一边打富济贫，组织人民政权，并在漳县城组建了县委、县政府，少共宣传部、妇女部，在乡镇还建立了农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民主政府。

在此期间，二方面军经西和、礼县，连克徽县、成县、康县、两当，占领了甘南一带，红四方面军经腊子口占领了岷县、临洮、临潭、渭源、通渭、陇西、漳县、武山等甘南和甘中一带。这时，中央又令聂荣臻、陈赓、左权组成西征军。当时中央指示，在甘南一带由二、四方面军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于是，二、四方面军组成的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西进青海，到永登、红城子一带去”的主张。朱德、陈昌浩等同志反对西行，主张北上会师，因此张的意见被否定。会后，张国焘跑到漳县，一边给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同志说明西进的好处，北上的不利，一边命令部队西进。这时，在朱德的努力下，促成了“西北局漳县会议”的召开。会上朱德、陈昌浩为顾全大局，再未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

当时，我驻在陇西二十里铺，由于布置驻防事宜，没有参加会议，我军李先念政委参加了会议，会期他回部队一次，给我说参加的人员有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李先念、李特等，各军都有人到了会。会上，张国焘先来了硬的一套，说：“四方面军北上，面临西兰通道，

与敌决战不利，陕北地瘠民穷，大部队粮食问题也难解决，如转到兰州河西一带，情况会好得多。”同时又来了软的一套，哭了。与会同志为顾全大局和团结，暂时同意了西进。西进刚一天，徐向前调查得知越往西天气越冷，战士衣单被薄，困难很大，故反对西进，回到洮州，向朱德、张国焘等作了汇报。朱德、陈昌浩、张国焘在洮州会议上研究以后，部队由西进转为北上。10月上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东北会师。（汪国柱、张军 1986 年 5 月 15 日走访整理）

选自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漳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红军长征在漳县》，2005年，第74—76页。

红四方面军 1936 年长征经过漳县所召开的 “西北局紧急会议”的情况

徐深吉

红四方面军 1936 年 8 月第二次北上，到达甘南地区，红军总部驻岷州三十里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漳县盐井镇。9 月中旬，中央电示全军北上，促成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东北、陕北会师，执行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为此，西北局委员会议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上，张国焘力主全军西渡黄河，经循化、乐都到青海，然后东进至古浪、红城子一带，策应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得到国际援助。而陈昌浩则主张，服从中央北上，在甘北会师。他认为，1935 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指示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他听了张国焘的话南下了，结果南下没出路，还犯了战略上的错误。这次，他要坚决服从中央的命令，将功补过，因而坚决主张北上。朱总司令等西北局其他同志都同意北上，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定了。

西进的意见被否定后，张国焘很恼火，他急切地跑到设在漳县的前敌指挥部，对徐向前、李先念、周纯全、李特等人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陈昌浩企图把我搞下来，取而代之”。“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昌浩搞的。”（根据我和徐向前、李先念一起在 1983 年回忆，张国焘当时还哭了）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也曾写道：“这是我和陈昌浩共事以来第